

# 诗论红楼梦

欧丽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韵散相间”为中国传统小说之特点，“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可以说是从唐传奇小说开始便纵贯历代小说的形式特征。置身于此一历史传统中，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处处点染诗笔而吟咏不辍。前八十回原作，共有诗、词、曲、赋、联句、谜语一百九十余首，穿插在世情变换、离合悲欢的复杂情节中。

《诗论红楼梦》告别红学界以往拆开不成片段的七宝楼台式炫目诗论，全面系统地阐述《红楼梦》的诗论与诗艺，在论述时往往置诸整个诗歌历史发展的框架中来展开，探骊得珠以窥中国抒情传统的纵横面。

ISBN 978-7-501-31155-6



9 787301 311336 >

定价：69.00元

# 诗论 红楼梦

欧丽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6189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诗论红楼梦 / 欧丽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5  
ISBN 978-7-301-31135-6

I. ①诗… II. ①欧… III. ①《红楼梦》—古典诗歌—诗歌欣赏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19089 号

本書為 (臺灣)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北京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簡體中文版, 2017。

书 名	诗论红楼梦 SHI LUN HONGLOUMENG
著作责任者	欧丽娟 著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113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706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14.75 印张 380 千字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6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欧丽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唐诗、《红楼梦》、中国文学史。除了“大观红楼”系列之外，代表作还包括《唐诗的乐园意识》《李商隐诗歌》《唐诗选注》《红楼梦人物立体论》《诗论红楼梦》《唐诗可以这样读》等十多种；曾获台湾大学杰出专书奖、杰出教师奖，因台大“红楼梦”公开课获得“全球开放式课程联盟”2015年杰出教学者奖。

## 序

年少读《红楼梦》，纯粹是一种与文字邂逅的乐趣和得鱼忘筌的耽溺，是个人世界里辨认自我的私密印记与寂寞情感的小小满足。而今置身在长空万里、江阔云低的学术世界里，读《红楼梦》已不再是一帘星月之下如梦沉酣的模糊私语，而是必须与真实人生对话、与客观世界辩证的清声朗诵。这样一个从闭门造车、煮字自娱之游赏玩兴，到揖让而升、以理服人之学术研究的转向，表面上似乎仅仅只是出于学院开课之需要而引动的契机，实质上却是由内在个体自我推向外在群体社会的生涯转变所反映的必然结果；而当此一生涯转变之契机被触发之际，自然也就同时宣告了某种青春年代的一去不返。

然而，对自己阅读《红楼梦》之性质的转变有所觉察，并意识到这是一种人生归趋或生命旨趣的改变之前，是不懂得依恋或感伤的。而且，就在这两年推向外在群体世界的生涯中，展臂拥抱浩瀚的红学乃是首要之务，此时古今中外纷至沓来的种种红学研究成果已然令人应接不暇，又如何顾及生命潜流的探照和内在心魂的省思？一旦发现风景殊异、前方在望，这才猛然知晓轻舟已过万重山。庆幸的是，在这过程中虽然一路遍观红学风起云卷的气象万千

而不免惊心动魄，却未曾惶惶然依傍潮流跨出追风逐浪的脚步，结果反倒因此得以在隔岸静观的自持中，发现汹涌的旋涡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开凿的脉流，以个人有限的眼界瞻望之下，似乎尚未得见足够的垦拓。于是见猎心喜之余，遂不免伸手弄潮，涉足越过旁观的门槛，效法野人献曝之善意而将一愚之得贡献出来，以供学界之参酌取用。

由于个人涵茹唐诗多年，诗歌早已成为个人生活与学术志业的核心，以至不断随着研究生涯而抉深拓广，历数形诸文字的成果，已有《杜诗意象论》《李贺诗历代评论之分析》《李商隐诗之神话表现》《李、杜“闲适诗”比较论》《唐诗里的失乐园——追忆中的开天盛世》等以个别问题为主的显微发潜的专一研究，也进行过《唐诗的乐园意识》《论唐诗中日、月意象之嬗变》《唐诗中的桃花源主题——继承、转化与发扬》这种以大范围为观照对象，而化零为整、抉脉结络的宏观探讨。此外，在埋首学术性分析论述的同时，又从事《唐诗选注》《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诗歌》之类审旨辨义、析典探源的基础工作，年深岁久之后，却也逐渐积累若干心得。以此装备悠游于红学瀚海之际，面对《红楼梦》中往往被过门不入的诗词作品，竟时有登堂入室的心领神会之感。唐诗，也就因此成为个人契入《红楼梦》的一个桥梁，一个引渡的接榫。

而综观历来红学研究中有关诗词歌赋之探讨者，除了以注解典故意涵、辨明出处来源和阐发人物性格命运为目的之著作（其中以蔡义江之《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为个中翘楚）以外，其余有关《红楼梦》之诗论与诗歌艺术的研究，总不免令人心生雪泥鸿爪、

零星偶现之感，往往惊鸿一瞥、稍纵即逝，虽各自不乏镂金错彩的可观之处，终究如拆碎七宝楼台，片砖只瓦未足以成就体系。而事实上，曹雪芹在中国抒情传统中的浸润之深，对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的偏嗜之切，都是其他小说作者所远远不能及的；在身兼优秀诗人的曹雪芹笔下，《红楼梦》的创作不但有其小说艺术之叙写原则作为指导，更浸染了浓厚的诗歌氛围，因此系统而全面地探讨《红楼梦》之诗论与诗艺的相关问题，乃是十分值得进行的研究工作。《诗论红楼梦》此书即为此而写成。

除了此书以诗歌为探论对象的论述，个人目前已完成的相关研究，尚包括《〈红楼梦〉中诗论与诗作的伪形结构——格调派与性灵说的表里纠合》《论〈红楼梦〉与中晚唐诗的血缘系谱与美学传承》《〈红楼梦〉之诗歌美学与“性灵说”》《〈红楼梦〉与六朝诗》等数篇延续的课题文章；另外切就小说本身为研究范畴者，还有一系列有关“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的抉发。既然人生不能永远耽溺于自我独白的私语，真实世界的运转和操作更是多重混声的复调模式，作为最伟大的世情小说的《红楼梦》，其内部世界之构成又何以独独能够例外？因此我试图就书中重要角色的立体化表现，提出周延的诠释与深细的呈显，希望能够在传统的人物论之外，对“人性”之内涵提出更精微透辟的阐发，从而也对《红楼梦》中人们习以为常而近乎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人物，提出有别以往的观看角度和理解方式，以重塑崭新的立体形象，进而使《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更形丰富而宽广。

在这已然由个体自我世界跨入外在群体世界的人生阶段里，面

对眼前偌许亟待逐步落实展开的研究课题时，毋宁还是欣喜多过于惶惑、跃动远胜于踌躇的。那告别过去少年时代的感伤，仅仅只是回首前尘而“却顾所来径”之际，一种在所难免的微微喟息，其中既有对过去“如是我行”的晓悟，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瞻彼淇奥”的豁朗。唯自始至终从事《红楼梦》之研究，绝不敢僭望得以潜入龙宫探骊得珠，私心所愿，仅仅只盼在浪潮奔涌拍岸之际，能够拾得天女遗落的一小颗顽石，尽己所能地勉力精心刻画雕镂、寓意赋形，以聊志此数年之间我思我在的心痕影迹。

本书自第一版于2001年面世以来，已匆匆十六寒暑。藉由此次的重印，进行了若干修订与增补，将原有的失误降到最低，也使相关论证更充实，应能提供符合理想的面貌。是为修订序。

欧丽娟于台北

2017年1月23日修订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曹雪芹之诗作与风格	006
第二节 “诗讖”——命运之载体	023
第二章 《红楼梦》中创作活动所反映的传统习尚 与当代风潮	047
第一节 结社吟诗	048
第二节 联句——才力均敌的集体创作	069
第三节 集句式酒令——别出心裁的百衲宝衣	078
第四节 限题限韵——困难见巧的游戏艺术	087
第五节 戒字——避俗趋雅、以退为进之法	100
第六节 亲友传习的文字因缘	109
第三章 《红楼梦》之诗论	121
第一节 诗歌创作的本质——虚构	122
第二节 创作功夫论	134

第三节	“真”与“新”的创作美学观	150
第四节	诗歌的感发性质	170
第四章	长篇诗歌之创作理念	191
第一节	审题度式——切旨合体的裁量	192
第二节	开篇起句——不避粗俗	197
第三节	谋篇布局——纡余卓犖的奇正相生之妙	204
第四节	转韵逗韵——流利飘荡之情致	211
第五节	篇终收结——本位收住法	225
第五章	律诗之格度与品鉴	233
第一节	律诗的基本规范	233
第二节	撷取“警句”的摘句式批评	246
第三节	“诗眼”——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255
第四节	“背面傅粉”的技法	264
第五节	结 语	269
第六章	《红楼梦》之诗艺	271
第一节	“十三元”——缠绵悲戚的韵部	271
第二节	“翻案”——绝处逢生的策略	281
第七章	《红楼梦》中使用旧诗之情形与用意	301
第一节	随机触发、因事引喻：品题抒感时的借诗谕示	306

第二节 施行酒令、集句成趣：张冠李戴式的崭新趣味	319
第三节 诗句剪裁、化用加工：夺胎换骨法的艺术交融	321
第四节 诗之精神、文之笔法：文类融通后的出位之思	353
第五节 套用旧诗之特色	369
<b>第八章 贾宝玉的《四时即事诗》：乐园的开幕颂歌</b>	<b>383</b>
第一节 前 言	383
第二节 “四时”结构的乐园意义	384
第三节 《四时即事诗》的其他特点与象征意义	395
第四节 乐园的永恒化	411
第五节 结 语	416
<b>第九章 林黛玉的《五美吟》：开显女性主体意识的咏叹调</b>	<b>417</b>
第一节 咏史与咏怀的宣言	418
第二节 《五美吟》的形式与题材溯源	424
第三节 唐传奇女性的取材与意义	435
第四节 《五美吟》的夏季性与翻案法	440
第五节 结 语	445
<b>征引书目</b>	<b>448</b>

## 第一章 绪论

“韵散相间”为中国传统小说之特点，所谓“状以骈丽、证以诗歌”的写法，可以说是从唐传奇小说开始便纵贯历代小说的形式特征。置身于此一渊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中，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表面上也承袭了此一特有套式，因而全书处处点染诗笔而吟咏不辍。根据统计，曹雪芹前八十回原作，共有诗、词、曲、赋、联句、谜语一百九十余首<sup>①</sup>，穿插在世情变换、离合悲欢的复杂情节中，正是遗传自传统小说文化的醒目印记。

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杂织这些诗词韵文的做法，其实并不是传统的翻版。宋代赵彦卫曾指出，作为“韵散相间”此一形式之肇端的唐传奇，之所以在小说建构中形成如此之体式，乃是有其历史因素的，所谓：“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

---

<sup>①</sup> 此一统计数字见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7月），页314。若连后四十回以计之，共有二百三十八首之多，参贺新辉主编：《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5月），“前言”，页1。

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sup>①</sup>依此可知，唐人传奇小说体式中的“诗笔”，乃文人欲以之行卷求得功名的凭借，出发点即带有现实功利的目的，所展示的也是一种工具价值；其次，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诗笔”乃与“史才”“议论”并列，重点在于炫学逞技，以备见全才，因此彼此之间往往各自具有独立的性质而与整体小说结构不能全然相融，遂不免带有割裂拼凑、可有可无的缺陷。

而历经宋元明各朝一直到清代，在散文叙述中交杂诗词韵文的做法依然历久不衰，于长篇短什之中都历历可见。只是随着历史时空与社会条件的改变，此一构体形式中的“诗笔”在功能上也发生转换，鲁迅曾描述此种构成体式并指出其构成之原因道：“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我以为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sup>②</sup>换句话说，唐代以后这样“状以骈丽、证以诗歌”的小说写作体式，主要为的是一种取法权威甚至附庸风雅的目的，诗歌与“类诗歌”的韵文作品一方面当然不乏炫技逞才的意味，一如唐传奇之创作与流行便与举人用以展现其“史才、诗笔、议论”之能力有关；但在炫技逞才的同时，主要却是为了追攀“清品”的高调雅致，成为一种跻身上流的努力或价值品味

①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5月)，卷8，页135。

② 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收入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月)。

的证明。

以上两种针对唐传奇与话本小说所提出的解释，的确提供了有关此一体式形成的历史动因，但若以此诸说衡诸《红楼梦》的创作，实际上则是未必尽然。虽然身为《红楼梦》之首位读者甚或创作参与者的脂砚斋也曾认为：“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sup>①</sup>这种“传诗”的看法，当然免除不了唐传奇用以逞才炫技的意味，而在已然失去“行卷”之时代需要的情况下，这些诗歌与“类诗歌”的韵文作品在《红楼梦》中所担任的功能，更似乎不能免于作者假公济私的誉议。但是，此一“传诗”的看法其实是不具太大意义的，因为在全书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曹雪芹即假借石头之言说，严厉批评一般才子佳人的故事乃“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而假拟虚构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因此《红楼梦》的创作大旨即是不陷入陈腔滥调，进而书写出“反倒新奇别致”“令世人换新眼目”的作品。如此一来，曹雪芹又如何能够自相矛盾地陷入陈腐之窠臼？

更何況，《红楼梦》之写作总以真假辩证的朦胧笔触求得“隐事”的目的，而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诗笔乃欲以之行卷求得功名，出发点即带有自我推销的现实功利的考虑，因而与《红楼梦》之以抒发性灵、艺术满足为要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诗笔”与“史才”“议论”并列，重点在于炫学逞技，因此具有独立的性

<sup>①</sup> 甲戌本第一回夹批，见陈庆浩辑校：《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10月），页26。

质而与整体小说结构不能相融，往往带有割裂拼凑、可有可无的缺陷，而《红楼梦》中的诗词创作却是整部小说中的有机结构，是小说艺术创作的一个必要部分，烘染了全书的抒情格调，勾勒了角色的内在性格，预示了人物的未来命运，甚至维系了故事的环节，推动了情节的进展，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观感，与全书之叙述文体密不可分，所谓：“《红楼梦》的艺术境界，是景与情的完美结合，而书中的诗、词等作品除了是作者抒情造境，创造典型环境的艺术手段，又是作者借以塑造典型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曹雪芹将诗词曲赋的抒情性塑绘与散文的反复皴染描写相结合，使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从而雕造出一大群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预示事件的发展，隐寓人物的命运结局，也是《红楼梦》诗词在全书描写、结构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烘托社会文化背景、反映社会时尚，是《红楼梦》诗词在全书描写中的又一重要作用。”<sup>①</sup>而这样的整体有机性，并非唐传奇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其运用的深奥高妙之处，更绝非话本说书人仰攀唐诗清品者所能企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之异数。

因而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认为：包含明清六大长篇章回小说在内的“奇书”，是出自于当时某些怀才不遇的高才文人（即所谓“才子”）的一种特殊创作，与话本是建立在口传文学基础上的平民创作有所不同；“奇书文体”孕育了一种在中国叙事史上独一无二的美学模范，展现出一整套固定而成熟的文

---

① 贺新辉：《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页2。

体惯例，寓有高深奥妙的文学价值，而把诗词韵文插入于故事正文叙述中的写法，正是奇书文体的修辞特征之一。<sup>①</sup>此外，萧驰也认为这种修辞特色是出于文人之手，从而将这样的修辞特征纳入中国抒情传统中加以解释：“引喻化（指引用诗词以说明或表现的作法）恰恰又是中国抒情传统之另一显豁特征。……由诗词中脱化出小说情境乃引喻化表现之一——这是与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中插入诗赋曲词颇不同的新现象，显然与我谈到的文人生活的‘诗化’以及小说内容的文人化直接相关。”<sup>②</sup>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所谓《红楼梦》的“传诗”之说，应该还有更深、更丰富的意涵可以探究。事实上，提出“传诗”之说的脂砚斋在别处还有一段相关的批语，谓：“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sup>③</sup>此说改由艺术的层次抉发小说与诗词韵文的关系，就《红楼梦》在创作上得力于诗词之妙处着眼立说，则全书的修辞策略又不仅仅是以诗词穿插于散文叙述中加以引喻而已，还更是直接在散文叙述中化用诗词的意境，达到小说情节诗词化的一体融合，这才真正指出小说在抒情传统中浸润发展的极致。

至此，我们看到《红楼梦》中为数众多的诗词韵文对全书所展

① 参[美]浦安迪讲演：《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章“导论”和第4章“中西叙事修辞形态研究”。

② 萧驰：《从“才子佳人”到〈石头记〉》，收入萧驰：《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年1月），页307。

③ 甲戌本第二十五回评语，页478。